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序

鄉志傳王右仲先生云博通文史喜辨晰先儒異同於
聖學深爲有得尤嗜杜詩其詩亦疊疊忠孝之音嗚呼
先生造詣如此豈偶然哉蓋鑒於世運由皇而帝而王
而霸霸降而盜儒學亦然因作管天筆記外編爲篇五
曰尙論曰文學曰世道曰涉世曰異端其言曰戰國至
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今之仕者天理
兩字人須別置一邊天理旣滅非盜而何又曰天下之
亂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亂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

耳又曰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
日不流行於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
道賢者遵行之卽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
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叛之卽賢者亦潛修之
諱言之而又弗敢露更引少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
半老儒謂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有味乎其言也讀史
能見其大評人務期其平謂曹平陽爲能克已賢如溫
公不能無愧謂趙充國無踰老臣一言實非貪功以至
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謂當其時耳辨卜

式之枉與桑弘羊受誅於世儒以爲善理財者非能使
鬼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乏而已尤爲至論若夫以陽明
爲霸儒猶未免門戶之見以李卓吾爲盜儒則見其閑
道之嚴矣先生生當明末感憤國事以武王伐紂爲報
父兄之讎冠諸篇首其意可知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尤
太息於巧宦者之多也更言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
於朋友朋友之倫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則其望諸聲
氣相應者又深也嗚呼今之世內憂外患之迭乘與明
之季無異也天理泯而人欲肆儒學之墜誰其拯之余

既刊先生筆記外編因特採其言之尤粹者以弁諸端
爲邦人告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後學張壽鏞序

王涪州嗣爽傳

全祖望撰

王嗣爽字右仲一字子越學者稱爲偶翁先生都御史
應鵬之從孫也萬曆庚子舉人教授黃巖宣不知宿遷
縣左降建州經歷崇禎元年知永福縣永福臨大谿奸
民多以米餉海盜皆倚巨室爲護符先生嚴禁之吏部
郎邵捷春以書請先生復書力言不可捷春謝過自是
無敢干禁者恃兩賢之力卹鹽商之困百姓爲之語曰
王明府好官惜不會得錢耳遷知涪州復以不善事上
官得譴置會稽年七十矣猶執贄於蕺山劉忠正公之

門喜曰吾以罪失官卻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掌者也時陶石梁亦講學先生與之往復不甚許之獨折節于戴山嘆曰若知學統有在惜不早罷官丙戌年八十矣有司迫遣登舟朝覓貝勒先生至慈水乘潮逃去信宿而返自言人生不幸至此但有所死而已予則反所不死或猶見中興之日其倔强如此時方注杜詩畢曰吾以此爲薇不畏餓也又三年卒其餘見臬堂傳予讀先生論學諸書豪芒不雜深有得於戴山之傳固不當以詩人名卽以詩人言亦疊疊忠孝之音也

涪州詩已見杲堂所錄但甚寥簡因念涪州密娛齋前
集終於崇禎丙子而其卒在改步以後晉井祕篋當時
必有未得見者同學葛君繩先涪州家世姻也屬令求
之果得集十卷斐然忠孝之音而詩律亦愈老愈細因
嘆諸公卒於改步以後者多矣安得如涪州之集歷劫
無恙重光於世者乎日望之

管天筆記外編目錄

卷上

論

卷下

文學

世道

兼治術

涉世

異端

管天筆記外編卷上

明鄞縣王嗣爽右仲撰

尙論

武王之伐紂名救水火之民實報父兄之讎也春秋之法君父被弑而臣子不能討不書葬謂讎不能報則雖斂以珠玉埋以石槨與暴露中野狐食蠅嘬無異故東漢蘇不韋父爲李嵩所害不韋欲報讎載喪歸瘞而不葬此明于大義者文王之逝已十三年而父死不葬至爲義士口實至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而去其爲報讎甚

明余嘗著有成論矣茲不備錄

藺相如宦者令繆賢之舍人也奉璧之役賢薦之也能知相如可使而薦諸君與公叔文子何異宦者有是人哉以相如之雄俊而甘奔走其門亦獨知之契耶

漢高剖符封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帝發功狗功人之論此一時取辦于口未中窾卻未可服人論發蹤指示良平居多何無與焉至定元功位次所以諸將不能無言鄂千秋謂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其敘何之功

有據而元功始定千秋能發帝所不能發故喜之極而受賞封侯三傑之論帝亦云鎮撫國家餽餉不絕不如蕭何此祖千秋語也余謂何更有大功二始薦韓信啟三秦進取之門終引曹參固萬世守成之業

漢初賢臣如子房藐焉寡儔矣而曹平陽殆其亞也蓋功遜鄼侯而品則過之矣高帝定功臣十八人位次眾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雖有攻城略地之功特一時之事則眾所推者戰功也而推爲第一則功不在韓彭下明矣韓彭不保其身猶曰自取至鄼侯雖帝所

甚寵而不能無疑亦蒙械繫之辱而曹獨毫無間言則其居功必有大過人者鄼侯不及也鄼侯身死而推賢雅參則心服其品耳參之代相一守約束甘居不逮之名其誰能之故先儒許其能克己克己二字聖門唯顏子能之後世賢如溫公于新法之際不能無愧平陽武人而所養如此三代而下出將入相當首推若人而淵然襟度又暗合聖賢誠異人也想其師事蓋公而所得不淺矣

韓淮陰甘受胯下之辱勿得輕看蓋局量甚大甚遠不

屑與細人較亦不屑以受辱細人而遂以一死殉之激
之不怒撼之不動所謂望如木雞者其一出而百戰百
勝以此蓋神勇也觀其熱視此人而後蒲伏何等斟酌
正以少年爲越砮而斂其鋸其器局又進一等故他日
以中尉酬之蓋感之又惜之也少年當劉項紛爭之際
而不能樹尺寸之功豈非血氣用事求必勝之害歟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子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
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爲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
服尉陀未爲無武若必以操觚爲文而揮戈爲武淺之

乎論文武矣

甯成傳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位俱在二千石列
未嘗敢均茵王勉夫謂陽由無賴小人凌轢同事汲遠
之非畏之也余謂此見汲之剛直非任血氣者故能委
曲于小人其寢淮南之謀以此若血氣之剛必不肯爲
之下而玉石俱碎矣此其剛之不可及而受知英主非
偶也

余嘗辨卜式之枉矣尙有未盡再爲式一洒之式之輸
助公孫弘謂非人情猶可何以云不軌之臣不可爲化

而亂法乎夫文帝已募民能輸粟及轉粟于邊者拜爵
有令矣至武帝入粟補官入羊爲郡令屢下矣式固奉
上令者何非人情何云不軌何至亂法誅腹誹算車船
此豈法乎弘爲宰相噤無一言而誣輸助者以不軌何
其謬也可恨也後世宜有定論矣而黃震又曰式輸財
以逢君而富民莫應于是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
以逢君而諸侯莫應于是有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牧
豎無知禍人乃爾噫人非喪心不作此語夫上作而下
不應主令而民不從亂道也天子下輸助之令矣願死

節者官之以風天下矣。獎好義必罪其不服義法也。今見不義者譴而責好義者曰：汝貽之禍可乎？不可乎？帝伐匈奴不可謂惡，有令而從不可謂逢，欲加之罪謬戾至此，良可痛也。式家居時，田宅財物盡予弟，身自牧羊。起家弟破產，又數分財畀之。世有若人，固賢良之選也。可以牧豎少之乎？已拜爲郎而牧羊上林，奇矣。其以牧羊喻治民，以時起居敗羣，斥去又民牧良箴，非牧豎口中語。乃令緱氏稱便，令成臯稱最實，允陷之矣。及爲齊相，可優遊安享而顧父子同死南越，則自踐其死節于